



《龙井山的景色》  
陈坚 纸上作品 水彩风景

本报记者 孙雯

陈坚站在柳莺里酒店那片面向西湖的夜幕里。一眼望出去，湖水、双塔、群山、低飞的鸟、游动的水鸭，被深邃的蓝紫色怀抱着。

这是陈坚特别喜欢的时刻。

他说：“夜晚是白天的影子，白天发生的很多事，在夜晚也会呈现出来。结束一天的忙碌，此时正好可以享受畅想的自在。”

这种心境，呈现在他的作品中。

陈坚的个展日前在浙江美术馆举办。

西湖的傍晚、夜色，龙井山的茶园、瑞雪……当陈坚那些独具风格的水彩画出现在面前，你就会理解，他为何如此喜欢傍晚的光感：“首先是色彩的魅力，这个时间段，天光下的山水、树形，蕴含着饱满的情绪，让人心静，诗意的内容也能表现出来。”



孙雯

撸猫 看花 码字



扫描查看更多陈坚画作

陈坚

1959年出生，籍贯山东青岛，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博士生导师、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、湖北美术学院特聘教授。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主任、中国美术馆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。多次担任重要展览评委，国内外多次参加国家级重要重大展览，作品被多家重点美术馆收藏。



## 西湖的夜色、龙井的茶园，他用水彩画出杭州的光感

# 陈坚的不确定与确定

### 1 江南

如果要细说与这座城市的缘分，那要回到15年前。当时，陈坚是中国艺术委员会的秘书长，因为一些展览的前期筹备工作，他每年要来杭州四五次，和他回故乡青岛的次数差不多。工作间隙，他就去逛西湖、龙井山。

成为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之后，他有了更多机会去感受杭州的春夏秋冬，慢慢深入到江南的日常生活。除了“一个人坐在龙井山顶看风景”，他偶尔也去建德、桐庐、富阳等地，有时会小住几天。

南方的温润，完全不同于陈坚生活的北京。

“江南景致，不显山不露水，与北方的凛冽全然不同，这让我感触很深。”陈坚想表达这种感触，将江南的一切，包括空气、饮食、语境……与自己的画作融合在一起，于是，就有了我们在浙江美术馆看到的画中杭州。

2004年第一次来杭州开会，他在友人的安排下，住进这家酒店。其实，在改造前的很长一段时间，酒店的设施不是很好，但陈坚说，他一住就喜欢，因为这里面向西湖。

对住所的情感，与他对朋友的情感是一致的。“一旦交成朋友，我不会变，除非对方变了。”正是如此，在浙江美术馆举行的展览现场，常有陈坚的一大帮朋友来参观，一说都是二三十年的交情。

### 2 “雪”

在浙江美术馆举行的“图式与超验——陈坚、朱塞佩·莫迪卡双个展”刚刚结束。

2019年，陈坚在意大利办展时，结识了出生于西西里岛的朱塞佩·莫迪卡。两位同样生长在大海边的东西方艺术家，在艺术创作中表现出的美学特征却大不相同，在杭州举行的这场展览也是东方诗性与西方理性的并置。

陈坚也时常回忆过去，如今，他将这种回忆放在作品中，表现为不分春夏秋冬都漫天飞舞的“雪花”。

“每当回忆起我的过往和青春年华的时候，漫天飘满雪花；疾风吹过，我依然站立在这个地方，仰望天空和注视着远方。”陈坚将自己的感受，记录为这样一句话。他说，一旦陷入回忆，总有很多东西涌起，所以，就在画中设有诸多雪花状的留白，他给它们起名叫“雪”。

他让这些“雪”作为一个符号，飘在自己的作品中。

“这两年我笔下的任何景色，都飘满了雪花，都飞过我的思绪。”陈坚说，就像诗人泰戈尔说过的那句“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，但鸟儿已飞过”。他将这种感受总结为：“色彩就是情感——我不是画色彩，而是画情感和情绪。”

### 3 帕米尔高原

很多业界的友人会觉得，投身水彩画几十年，陈坚一直在变。

的确，在网上浏览他各个节点的大展，各不相同——画景物、画人物、画静物，由具象到抽象。

但陈坚又保持了很多不变。比如，他会在20年之中，一直画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；在十余年之中，一直画自己在北京望京北皋画室一带的树木与原野。

在陈坚看来，青岛与帕米尔高原，是两个极点，一低一高，全然不同。上世纪90年代末，他跟随导师去了帕米尔高原，“一去我就下不来了。”他说，导师的创作也是以帕米尔高原为题材，但是同行的一大帮学生，只有他传承了这个衣钵，其中的原因，一是条件艰苦，二是个人的喜欢程度。

那么，到底是什么让陈坚可以在20年间，每年都来到这片高原进行写生创作？

除了塔吉克人的善良、勇敢、吃苦耐劳，陈坚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人与人的相处中所具有的人性高度，这种高度造就了他们的幸福感、仪式感，以及相互之间的尊重。当然，他们在劳动当中所呈现的独有样貌，也是陈坚非常看重的。

也就是说，这片高原从地理空间到人性高度，都达到了一个“极点”，陈坚觉得，选择这个题材进行创作，可以容纳自己的诸多畅想。

### 4 树

帕米尔高原对陈坚的吸引，其实是“他者”的吸引。所以，在陈坚的总结里，画人物一定是画“他”——就是你对他的认知，提炼出他的精神性，包括他的特点、他的职业、他的地域与时间……

随着年龄与心境的变化，陈坚开始想表现“我”。

“画风景是画‘我’，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叫：画不是风景的风景——内心的风景。”陈坚从2010年开始，画了大量的风景，即使在帕米尔高原，他也不忘描摹高原的雄壮。

十年树木，陈坚在北皋农场的十多年，很多树都已长大。他在树下行走，有时候会停下来打电话。“我感觉到，我说的话，树都能听到，树也能和我交流。有时候，我在树旁停下来，和亲朋好友聊着最近发生的一些好与不好的事，自己的情绪就在这个空间里面缠绕着、羁绊着。”

这十多年中，陈坚还经历了很多人生的巨变，他想用树来表达心情。

由画海、画人，到画树，陈坚觉得有点难。这个难并不在于如何把树画得像，而是如何通过树来表达生命和情绪。

“你怎么把看到的风景画得苦涩一点？要有色调，要有气氛的设定。你的气氛，自然不会为你营造，得自己观察。”陈坚花了大量时间在研究这个问题，树木和田野就在那里，但是如何用风景来表达情绪却很难，在他看来，一张风景画，没有情绪，没有意境，就没有价值。

2020年初，新冠疫情的突袭，让每个人都停下脚步，陈坚也不例外。

海边云雾升腾，山石时隐时现，陈坚想记录这种感觉，他发现，在大自然快速的变化中写生所呈现出的画面，比客观写实好看，“它有意象，有些东西不确定，有想象的空间”，是“内心的风景”——这恰好表达了当下的陈坚那种模糊、不确定的状态。

### 5 灰度

如同未卜先知，陈坚似乎预料到了我们的聊天会涉及“变与不变”的话题，见面之前，他在一张A4纸上写下这样一段文字——

许多画家都是喜新厌旧的，一个人不断追求新的东西，不断地变化，属于一种本能。再加上我们对事物的认知、阅历、环境等都在发生变化，所以变化是自然而然的。只是有一些人，可能因为惰性，或者是能力原因，还包括外部原因，比如说市场需要一个稳定的面貌，改变需要放弃一些东西，所以固守在原地。

对我来说，已经越过了纠结变与不变的阶段，只要符合自己视觉认知的要求，就会发生改变。但在变化之下，也潜藏着相对稳定的延续性。从崂山写生后的造境到“口罩”系列的抽象表现，再到现代意象的风景，好像一直有一个延续性，这种延续性也是自己主动选择的。

因为视觉造型能力的纯熟与对绘画基本功的把握自如，陈坚的“变”不是刻意而为，而是“它到这个节点，就改变了”。

水彩画是一种西方绘画的范式，它讲究造型、空间、色彩。但同样的材料，陈坚画出了东方韵味。所以，他去国外办展览，观众都很喜欢，他们一看就说：这是东方艺术。

“绘画的最高境界，不在于技法，而是呈现一种自己的认知——对自然的认知，对绘画的认知，对哲学、历史、传统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认知。”

陈坚说话，有一种天然的诗意。当他说起水彩画家与水的关系，美好的句子排比而至。

“我和水合作，创造出人所不能及的美感，又传递了我的存在和想法，一幅好的作品，功劳有我的一半，也有水的一半。”在这种虔诚的合作中，陈坚创造出水彩画难以抵达的深沉和凝重，即使以很薄的色彩，照样可以展现厚度，这种自如，来自他多年坚韧不拔的研习。

在陈坚看来，这种厚重是一种“灰度”，它既是画面的呈现，也有人生的态度——

“我不过分地跟着时代去跑，我也不落后。我选这个灰色地带，里面的路很宽。我看看黑，再看看白，我知道怎么走。”